

• 名人名著译丛 •

法国史学 对史学理论的 贡献

【法】保罗·利科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法）亨利·特罗亚著

法国史学 对史学理论的 贡献

Henri Troia
Histoire et Théorie de l'Histoire

（法）亨利·特罗亚著 王德培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THE CONTRIBUTION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TO THE THEORY OF HISTORY

By

Paul Ricoeur

(The Zaharoff Lecture for 1978-197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保罗·利科 著

王建华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威海中路 672 弄 7 号)

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168 1/32 印张 3.75 插页 1 字数 74,000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15-744-8/K·108

定价: 2.60 元

目 录

	法国史学的新视野
	——《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导言
[1]	张广勇
[28]	引 言
[30]	批判的历史哲学：雷蒙·阿隆
[36]	历史学家的技艺：年鉴学派
[43]	历史学家的技艺与历史批判： 亨利-伊雷内·马鲁
[54]	计量史学和系列史学
[68]	保罗·韦纳与修史
[84]	展望：历史学的理性和事件的命运
[86]	一、历史人类学
[90]	二、精神状态史
[93]	三、政治史的复归
[100]	四、历史学的理性：保罗·韦纳和德·塞尔托
[111]	附 录 译名对照表

法国史学的新视野

——《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
贡献》中译本导言

张广勇

~~~~~  
唯一真正的历史就是总体的历史。

——马克·布洛赫

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吕西安·费弗尔

应当“思考”历史学并使历史学适应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渴望——这是一种在世界、社会的演进、变化中理解世界、社会的渴望。所有好的史学都是新的，因为它意识到历史在变化着，意识到历史科学也随着历史本身的变化而变化。

——雅克·勒戈夫

· 1 ·

本书作者保罗·利科(1913— )是国际著名哲学家和理论家。他思想敏锐,视野开阔,不仅对现象学和释义学有精深的研究,而且还深入到众多学科之中,广泛吸取各领域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积极成果,以丰富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他对当代法国史学所进行的理论反思,就是他整个研究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书是利科在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讲座上的演讲稿,虽篇幅不长,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在书中论述了以年鉴学派为主流的当代法国史学的丰富内涵,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为各国史学理论界所普遍重视的课题——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本文先从当代法国史学的特征谈起,然后沿着作者的思路依次论述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年鉴学派的史学,希望能够对广大读者深入了解本书的内容起到一点帮助作用。

## (一)

当代法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年鉴学派占据主导地位。1946年《年鉴》杂志改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成为法国史学最重要的刊物。1947年,年鉴学派创建了高等实验研究院经济和社会科学部,成了法国社会科学跨学科教学和研究中心。50年代起,年鉴学派的理论逐步渗透到其他历史学派和各个研究领域,并越出国

界广泛传播。70年代以后，在年鉴学派基础上汇合形成了法国“新史学”。

当代法国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影响。法国历史科学委员会1965年发表的工作总结指出：一个作者在思想上不求助于《资本论》，就根本无法谈论作为今日法国史学的标志的各种变动。就年鉴学派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了它发展的各个阶段。该派第一和第二代领袖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他们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之一。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史学研究的渗透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和显著的，它使人们抛弃传统观点而提出新理论。他承认，他所以偏重于研究经济和人们的物质生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戈夫则认为，当代法国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

当代法国史学发展的第三个特征是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大更新，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是历史时段的划分，即把历史时间划分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特别强调长时段是把握和认识历史的关键。

其二是问题史学，即认为历史学和其他各门科学的研究程序相同，首先要提出假说，提出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搜集和分析史料，证明假说成立与否，最后解决问题，找出历史过程的逻辑。这就是说，历史研究象其他各门科学一样应从现实的问题出发，然后通过历史来认识这些问题。这一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更新的重要意义是，问题史学不仅突出了历史学家认识主体的作用，而且强调了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平等而独立的地位。

其三是跨学科研究。以年鉴学派为主的法国史学家坚持同各门社会科学对话和交流，注意多层次地把握和揭示历史发展过程。到60年代，法国史学家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抛弃了以政治、军事以及杰出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史学，广泛开展了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自此以后，法国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几乎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有主要学科建立了联系。由于法国史学对其他各门科学实行全面开放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历史学融合所有这些学科的趋势。历史学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是综合其他各门科学的“人的科学”，即既研究人类物质生活，也探讨人类精神生活的科学。

其四是总体史研究。总体史研究在法国有悠久的传统。当代法国史学家进一步发扬了这一传统，使之成为法国史学的一大特点。他们认为作为总体的人类社会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组成，它们互相联系，形成多

层次的结构。所以，历史学的任务是研究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类社会活动的总体史或综合史，而各种专门史研究只有从总体出发才能把握和全面认识。当代法国史学家都注重撰写总体史或综合史。无论是跨越很大时空范围的研究(如布罗代尔对 15 至 18 世纪世界范围的物质文明研究)，还是个别的地区史研究(如古贝尔对博韦地区的研究)，或某些专门史研究(如阿兰·贝桑松的精神分析史和勒努万的国际关系史)，都很注重总体研究。总体研究成了法国史学家的共同准则，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没有其他历史学派，只有一个“总体史学派”。

其五是计量分析。40 年代，经济史家拉布鲁斯奠定了法国计量史研究的基础，在他的带动下，计量分析成了法国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并出现了计量研究的热潮，如经济和社会科学部曾组织史学家集体从事物价、工资和贸易等一系列因素的大规模计量史研究。60 年代起，计量分析很快运用到人口史和物质文化史，甚至已运用到不可捉摸的精神状态史。更重要的是，计量分析导致了系列史研究的开展，史学家力图就某一长时段内的各类社会现象建立起数量描述系列，然后综合诸种系列加以分析解释，以展现一定时空范围的总体史。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来看，计量系列方法的重要意义是，它革新了传统的历史事实的概念，开辟了历史认识的广

阔领域。近 20 年来，由于法国史学家把注意力转向计算机，引起了计量系列史研究的“革命”。一些史学家甚至认为，只有计量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今后的史学家只是计算机程序员。但法国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计量分析的局限性，认为不应勉强让计算机去计算不能计算的东西而忽视不可计量的素材，不应单靠计算机去“编制历史”或重温实证主义史学家的旧梦：让文献“客观地”制造历史，自己则袖手旁观。目前，计量分析正推动法国史学研究朝着更为精确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法国史学家虽然在史学实践上率先更新了传统史学，但对传统史学的理论批判却开始于更早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虽然历史哲学与史学家的具体研究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但前者以后在法国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沟通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这是利科在《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这本书中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 (二)

批判的历史哲学产生于 19 世纪末。批判的历史哲学家注重的不是历史过程的本身，而是历史学这门学科<sup>①</sup>的本身，诸如历史知识的性质和研究方法的批判，等等。在这种倾向的历史哲学中，又可具体分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两大流派。两者的研究倾向虽然相

同，但在哲学观点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大多为理念论者，后者则一般为新实证主义者。

批判的历史哲学早期的重要代表是德国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和历史哲学家狄尔泰。西南学派继承了康德的思想，试图界定“思想的范畴”，尤其是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范畴。他们认为这两大科学范畴的不同在于方法，而不在于研究对象和主题。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是一门运用普遍的方法探讨普遍规律的科学，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化科学则是一门运用特殊方法描述个别现象的科学。

狄尔泰认为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从方法上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是错误的，正确的研究途径应从两者的不同对象入手。他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实在，主张用精神科学的名称来代替文化科学，并包括历史研究。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历史学家只有通过体验才能够在零乱的史料中发现完整的结构，对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总结出一种统一的意义。但这种体验只限于个人主观的思想历程和情感内容，并受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目的支配。历史学家必须借助“理解”，摆脱这些个人因素而真正把握历史人物的观念及其行为

的意义，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设想自己就是那个历史人物，与他同命运共患难，排除研究者个人因素干扰而获知历史知识。

体验和理解是大多数理念论历史哲学家的关键概念和研究方法。虽然他们用词或有所不同，但基本原则与狄尔泰相同。马克斯·韦伯较早对理解方法作了改造。他强调社会科学的价值的中立性，认为理解应受因果分析检验和确定。这就是说，研究者个人的理解是否能成为有效解释，还要取决于经验法则的验证。他认为，我们对意义的直接把握可能是真实而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舍弃合理一致的概念系统。直观没有经过它的鉴定不能构成知识。不过因果解释也是片面而不完全的，每一情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关系连结，一个因果分析不能穷尽所有可能的解释。在此，韦伯把历史因果解释和理解合为一体，以开辟认识历史和社会的新途径。

批判的历史哲学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推动下，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而克罗齐和柯林伍德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取得了更大的成果。克罗齐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外在的，即对现象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而历史研究是内在的，即历史的认识是从认识主体的心灵或精神出发的。历史只有被赋予了精神，才是活生生的、有灵魂的历史。所以，历史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

史。他从批判传统的“如实叙述”的史学出发，冲破了以前历史研究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主体与客体分离的二元论，确立了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学理论。柯林伍德则以思想的行动原则，来展开其关于历史思维的性质和结构的研究，从而开辟了新的历史认识的道路。如果说，批判的历史哲学在柯林伍德这里反映了它与历史学的联系，那么在法国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在马鲁那里，出现了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融合。

### (三)

在法国，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是雷蒙·阿隆。1938年，他同时发表了《历史哲学导论》和《论现代德国历史理论》两部引起法国史学界重视的历史哲学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他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狄尔泰、李凯尔特、齐美尔和韦伯的史学理论，并在他们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对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及其著作作了探讨，提出了研究历史知识性质的任务，成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在法国的创导者。

阿隆认为西方史学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第一是虚构的历史时期，大量充斥着神话、传说，历史显然带有想象性，当然也不无歪曲；第二是科学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丰硕，至兰克已发展得相

当完满，“如实叙述”成了这个时期历史研究的最终目标；第三是批判的历史哲学时期，它为西方史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他指出，批判的历史哲学不是要否定科学的历史探索，而是肯定如实叙述仍是历史学的必要因素。但是，批判的历史哲学有其明确的研究目的：“确定科学的努力的界限和特有的价值。这种批判的思考以两种形式出现：尼采的非现实的考虑的形式和康德派哲学的历史知识的运用的形式（狄尔泰、李凯尔特、齐美尔、马克斯·韦伯）。”<sup>①</sup>

阿隆提出：人既是历史知识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他认为，有关过去的意识是由历史的存在构成的，人只是意识到有一个过去，才会真实地有一个过去存在着。历史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正如人的自我认识构成了个人的意识的一个方面。历史既受到现实利益的影响，也受到研究者意识的影响。所以，“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sup>②</sup>在他看来，历史的客体和主体是不能区分的，历史的存在既然是与人的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是捉摸不定的。历史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完全的再现，而是根据史料通过智力

---

<sup>①②</sup>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97、95页。

的作用勾画出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历史的记述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变化而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有各自自己的历史。

他认为，对于历史，既必须进行理解，也可以进行因果解释。一方面，他坚持了这两种方法在层次上的区别，肯定它们各自充分和完全的自律性，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这两种方法虽可以加以融合而使用，但却并不协调。在这里，他与其前驱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距离：狄尔泰是完全排除历史的因果解释的，而在韦伯那里，他融合这两种方法，使之成为一个复合的方法。阿隆与柯林伍德相同，认为历史是研究事件的“内在思想”，也就是有意识的活动。所以对阿隆来说，理解是首要的，因果解释是次要的；前者致力于本身可以理解的整体，它由各种动机、原由、观念所构成；后者则找出各种具体的规律。

在法国史学理论界，次于阿隆但也卓然自成一家的马鲁。1954年，他的代表作《论历史认识》一书问世。在该书中，他以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对什么是历史真实、历史真实的程度与限度、历史与历史学家和历史的效用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历史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家努力的结果，是史学家推衍出来的过去和他自己所处的现在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系；历史作为过去的文化，它有助于加深人类之间的了解，进一

步开阔各社会之间交往的范围；历史是从以往社会中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去充实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的《论历史认识》一书与其前驱者的历史哲学著作不同，它不完全是一种纯粹的哲理研究，而是一种对具体历史研究的理论反思，反映了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史学的融合。

与阿隆的观点相同，马鲁认为历史知识的主体和客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是与史学家分不开的，它是史学家对客体的一种有效把握，是一种认识主体的精神的积极的创造活动。在寻求历史真实中，当历史是真实的时候，它的真实性是由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组成的，即由过去的真实和史学家的证据两者共同构成的。他承认史料反映了客观的历史存在，并坚持对史料进行考证，认为史学家的工作是根据史料描述历史，但史学家不是史料的奴隶，而是史料的主人。正是史学家赋予过去的事物以存在的价值，使之成为历史，因而它才显示出重要性、意义和价值。

马鲁继承了狄尔泰的思想，认为历史认识的过程是理解的过程。在这一问题上，马鲁与阿隆的观点不尽一致。阿隆把理解作为一种专门的历史认识方法来加以探讨，而马鲁则认为历史认识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理解，但理解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确定的认识形式。在他看来，历史是现在的人同过去时代的人遥相交往与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交往与理解和现时代人们互相交往和理解是相同

的。所以，理解并不构成一个专门方法，而是方法的灵魂，它包涵了整个历史研究工作。

由上可见，在马鲁那里，历史也是史学家创造出来的，是主观的、现时的，这些与其前辈的观点并无不同。但是，他又认为历史的过程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不可能象兰克那样把它如实地、完全地再现出来。他反对两种极端的历史认识态度，认为历史既不是那种纯粹的思想的历史，也不是过去的如实地再现，从而把他的理论同法国史学、尤其是年鉴学派史学实践联系了起来。而年鉴学派史学实践、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则是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这本书所探讨的另一重要内容。

#### (四)

年鉴学派得名于费费尔和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但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贝尔于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杂志》。该杂志反对传统的记叙史，倡导对历史进行理论研究，但这种理论来源于经验观察，与传统历史哲学判然不同。贝尔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这一研究宗旨，为年鉴学派的建立及其跨学科的总体史研究开了先河。